

◀ （上接14版）

彬家藏的劳先生的《老子》校本，和一部劳先生于辛巳年（1941年）将手抄稿影印三百部的《老子古本考》（我找到一部，影印编入），合前四种，遂成“著作五种”。不过编印此书仍有一点遗憾。因为，我们发现，世间还有一部劳先生的《老子》四色校本。上面还有我父亲和朱谦之先生的跋语。那是从一位黄文彬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的，四色校本就在他手中。我们知晓此讯息后，曾试图联系黄先生，但终于未能找到。原想若能把四色本一并付印就更好了，但终于未能如愿。只有等待有朝一日能找到四色校本，另行付印了。

黄先生文中介绍四色校本说：

劳氏在《老子古本考》成书之后，仍勉力从事研究，“四色分校《集唐字老子王弼注》”稿本即是明证。

劳氏以四色分校《集唐字老子王弼注》：黑笔据武英殿聚珍本校，朱笔据道藏本校殿本，蓝笔录范应元本所引王本。这该是庚辰（1940年）七月的事。同年十一月，劳氏再用绿笔据道藏宋张太守汇刻四家注补校注文。

黄先文中还全文录出我父亲周叔弢先生和朱谦之先生跋文各一篇。其录周跋云：

《老子道德经》王弼注旧刻传世极稀，今世通行者，以武殿聚珍本为最善。此《古逸丛书》本似从聚珍板出。笃文道兄复以聚珍版校之，已有异同，若宋范无隐《老子古本集注》所引王注之正文，更与此大异，而皆彼善于此。宋本之可贵或在是乎！笃文别有《老子古本考》，参校唐以来写本、石本凡数十家，择取众长写为定本，是又不斤斤于王氏一家言矣。庚辰七月，周暹读一过并识。

黄文接着说：

周暹（叔弢）的题跋庚辰即一九四〇年，其时劳氏的际遇不得而知，但十多年后，此“稿本”为朱谦之所得，朱谦之又据稿本为劳氏再校一次，并书批注在书眉。所以“稿本”版面有劳笃文、朱谦之两人的手迹眉批。朱氏更在“稿本”前后加两长跋，时间分别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一日和九月十五日。其初跋云：

劳健所作《老子古本考》用力颇勤，今更得其所

校定《老子王弼注稿本》，盖据《道藏》本原文及张氏《汇刻四家注》，参范无隐《集注典释文》而成，以未刊行，甚可贵也。惟关于王注版本搜罗尚未完备，如日本《明和考订本》即在遗漏之列。考证如陶鸿庆之《读老子札记》、波多野太郎之《老子王注校正》，可资参证者尚多。洪颐瑄《诸书丛录》引《辨正论》卷七王弼注“人法地，地法天”四句云：“言天地之道并不相违，故称法也。自然无称穷极之辞，道是智慧灵巧之号”，与今本王弼注不同。举此一例，知今本王注不无后人掇拾之处，校勘考订，劳氏既开其端，他日有暇，当续成之耳。

关于四色分校本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。《劳笃文〈老子〉著作五种》前头，有我写的一篇序言。其内容许多部分在《丁亥观书杂记》里已谈过。但此篇比较系统、扼要，故不避重复，引在下面：

桐乡劳先生名健，字笃文，是清代遗老、著名学者劳乃宣先生之次子。生于一八九四年，歿于一九五一年。劳先生主要经营实业，一生研习书法，用力极深，而于学术则尤留意于《老子》诸本之校勘。曾收藏古墨，颇可观。藏墨于先生歿后惜已星散。

劳笃文先生和我父亲周叔弢是相交一生的挚友。两人相识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，当时父亲十四岁，而先生年方十一岁。直至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去世，相交一生，十分投契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，我父亲任唐山华新纱厂总经理，先生在唐山华新纱厂任副总经理。其后，两人都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而离开华新纱厂，在抗日战争期间赋闲八年。抗战胜利后，先生担任唐山华新纱厂总经理，直至解放后。两人于文学、艺术等各方面都有相同的爱好。父亲对先生的书法十分推重，觉得自己写字不如先生，故有时为珍藏宋版书籍题跋，亦请先生代为抄写在书上。劳夫人和我母亲也时相来往，两家的子女更是非常熟悉，来往无间，可谓“通家之好”。只是解放以后，由于工作，天各一方，渐失联系。先生后人情形，我曾多年求索，久不得踪迹。幸于前年得以联系到先生文孙劳志彬先生，

欣喜过望，乃共同相商影印先生文稿手迹。冀先生精勤考订之学、高深书法之妙，得以传之世人，以尽我等作为子孙及世交晚辈之心。

此卷所收，包括《老子古本考》及劳先生《老子》校本多种。《老子古本考》尝印行于一九四一年（辛巳）秋，共印三百部，线装，乃影印劳先生手写稿。虽流行不广，亦颇得学者推重，时有征引。至于先生校勘《老子》共多少种，因原稿多有散佚，已无从计算。今印校本五种，为劳氏后人所仅存者。近知外间流传有先生四色校定《老子王弼注》稿本，有我父周叔弢跋及朱谦之先生两长跋。惟不知此稿本于今下落，尚待访求。诸稿本书写流畅，无涂改之迹，应是先生誊清之本。先生校勘、考证之学凡有年代可证者皆在一九四〇年代，殆于赋闲时期乃以潜心学术耶！

先生善治印，存世有先生所治印之拓印本一册。又著有《篆刻学类要》，早于四十年代已印行。线装，铅字排印，世之学治印者多所遵崇。

一九四〇年代先生曾印行小册，名曰《百搭麻雀花样新谱》。当时麻将游戏新倡所谓“百搭”牌，得此牌可以代替任何一种花样之牌，于是此游戏益增复杂。先生乃排比种种可能，计其难易，定成全套规则，成此新谱。盖亦游戏之作耳。先生本人素不作麻将戏，创此“新谱”之工作，亦近乎数学运算。先生尊人初叟素精筹算，此其家传遗绪乎！

先生酷爱书法，向往晋唐真意，乃遍览碑帖遗迹，求其用笔之道而勤习之，一生不辍。初敦煌写经之发现，世人惊见大量六朝及唐人真迹。先生亦颇好之，反复临习，得其精神。尝于黄绢上仿六朝写经体书《阿弥陀经》一部。数千字一气呵成，细审其每一字，皆神似而无一败笔，至为难得。于一九一二年初见日本藏《智永千字文》真迹复印件，先生历经研考，对比虞世南、杨凝式、赵子昂诸家真迹，乃知其迥不可及，能传古人用笔真意，于是潜心临摹，穷其用笔之意。夫《千文》本智永为传右军书法而作者，故其用笔之法变化多

端，允为大观。先生临习《千文》既久，乃尽得古人用笔之妙。尤见之于先生所为行草，毫端收放，运用自如，无所挂碍。临古人帖，能传其精神，盖知古人用笔之法，非徒描绘也。又先生曾以智永《千文》楷体书条幅，用笔变化丰富多彩，具见功力。然则究不能以“二王”神韵施之日常书写。先生楷书仍以唐楷为本，而于笔划细节，不经意间流露多姿。唐人楷法偏凝重，先生乃兼采徐浩《不空和尚碑》笔意，其势顿活。先生善写小楷，每每字大小如豆，而笔姿尽现。先父甚爱之，尝乞先生以小楷书扇而宝之。先生所书，多行、楷、草三体。先生隶书，近桂未谷体，不求奢华而尚简约古朴，别具风格。余所见者仅二件，盖不轻易为之也。

先生善制印，当精篆法。然于现存先生法书中仅见一扇用篆书。尤为珍贵。综观先生书法，其用笔之精炼，不知世间有几人，而世间知之者不多，深足惋惜。近世印刷术发达，当尽力搜求先生法书精品公之世人，以不负先生酷爱书法之一生也。

先生好聚古墨，亦闻名于世，颇具规模。我不知先生蓄墨始于何时。1950年我父亲到北京开会，时先生已经移居北京，两人相见甚欢。先生请我父母及我们弟兄之在京者，到新迁到北京西单的峨嵋酒家吃饭。记得先生兴致甚高，向我父母介绍过去在北京未见过的种种四川菜，如樟茶鸭子、蚂蚁上树……，等等。后来某天随我父亲到劳先生家里看他收藏的墨，这时我才知道他收藏墨。我父亲和他两人一锭一锭观看和讨论。我则全然不懂，站在一旁。其间，劳先生拿出一锦盒墨，打开盒盖，内有几块墨镶摆在盒内。先生指着盒盖内面绸子面上让我父亲看。只见上面用墨笔写着三个大字：“皇帝送”。两人相对大笑。确实，这又是某个军阀的杰作了。今先生去世已多年，又历经劫难，藏墨早已星散。常想若有藏墨目录发表，亦足以彰显先生心力之所聚。问诸劳志彬先生，云有目录，但已散失。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，或许能提供点消息，特抄写在下面，作为此段的结束。一位吴洪伟先生写道：“劳氏藏墨，曾编著手稿本《还砚斋墨录》，所载墨品凡四百馀笏，记载颇为详细，其中不乏精品，若方于鲁太乙负螭墨、朱一涵双凤墨、詹致和封茅社墨等，

均稀见之品。另有许多明墨为黠伪作，取新墨刻款以欺之者，如吴鸿渐大国香墨等。《还砚斋墨录》第三品方于鲁石漆八音已归寒斋秘藏，第二品方于鲁太乙负螭墨曾见于劳氏后人，后苦苦追寻不复再见。另其所藏康熙套墨若王丽文松滋十友、吴天章价重鸡林芙蓉镜锈等，均有缘归藏痴墨琴舍。”

先生于1938年4月著有《篆刻学类要》（之前误以为40年代著）。辑前人各家言论，分为学古、体裁、摹篆、章法、刀法、神韵、通论、边款、拓印九章罗列之。其中刀法、边款两章有先生详细分析、论述。而拓印一章则几乎全为先生的专文论述了。这次和劳志彬先生相遇，还见到劳先生制印的印谱，此又是一个很大的收获。这印谱若能公诸世人，当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好事，敬希来日。

现在看到的先生的法书，主要是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极少篆书、隶书。劳先生隶书除前述扇面之外，又找到一副对联。对联为集西狭颂字，似不及扇面精彩。篆书则只见到临写金文在一个扇面上。

二兄珏良有一部日本木刻的册页，上面印的是类似图案的版画。这本册页纸质甚好，绵软厚实，其背面空白恰好可以写字，又成一部册页。珏良拿了这本册页给劳先生，请他高兴时随意写些字在上面。哪知老先生一试，这纸非常容易上墨，写起来很舒服。一高兴，老先生一口气把一整册二十五开全写满了，全部是临写古人法书。末后先生纵论历代书法，其辞曰：

宋人书承晋唐之后，体法大备，变化万端，虽无意工书者，亦能涉笔成趣，每多佳观。元明以降，过求工整，或强作放佚，徒失鄙野，古意漓矣。顷试临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六代三十二种书，都无是处。聊识所见，质诸合仲世兄方家，以为如何。

乙酉（一九四五年）暮春 劳笃文

先生此处话虽不多，却综论晋唐以来六代的书法艺术。把此段和前面临习《千字文》的识语合而观之，可以窥见先生对历代书法的体会和认识的深邃。先生先是深入研究了古人用笔的门径，掌握了古人用笔之法，再综观其书法艺术，得出上面的看法。妙在这本册子中，先生一一临习了古人的笔迹，也就是不但观察了古人的书法艺术，还用手摸了摸。这对古人的艺术，就更是了然于心了。

（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）

